

第十六章 參政

高華托律師事務所的葛福萊律師對沒有拿到處理成宮保遺產的業務悶悶不樂了很久。盡管作為成府四少爺的私人法律代表，整整三年裡，四少爺慷慨地付給他諮詢費用，但是跟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收取的那份以成宮保上千萬兩銀子的遺產為基礎抽百分之八的豐厚手續費來比，實在是太不起眼了。

葛福萊五十來歲，從英國到上海已經十多年。他是一個瘦巴巴的高個子，兩道金黃的眉毛又粗又密，在鼻根上方一英寸處連成一線，他的手掌粗大，雙腿卻骨瘦如柴，像鶴腿配上鵝掌。

三年來，葛福萊念念不忘贏得一件有份量的大官司，把失去處理成宮保遺產的金錢、名譽損失，扳回來。昨天，連任工部局總董多年的皮爾斯（Edward Charles Pearce）先生來電話邀請葛福萊今天去工作午餐，說有一件關於公共租界前途的大事要請教，使葛福萊心中燃起接到一件大官司的希望。在這個人世間，沒有那一天沒看到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因為跟一件偉大的事情蘸上邊而變得出名，而一旦出了名，再渺小的事情，不用吹捧，也會變得偉大。

皮爾斯邀請葛福萊午餐的地點在外灘路上的匯中飯店。

葛福萊搭敞開式奧梯斯電梯，准時來到五樓餐廳。雖然現在是一個普通日子的午餐時間，這家繼禮查飯店後成為上海最豪華飯店的餐廳裡卻已飄滿人聲笑語、閃耀著璀璨光華。龐大的哥德式燈架挂下的乳白燈球，映照著三角形或弧狀的窗楣、光可鑒人的鑲花木條地板、深紅天鵝絨的窗帘、和包間的五彩拼花玻璃門。

戴白領結、白手套的馬來西亞領班露出親切的微笑，經過一張張坐著服飾優雅的華

洋紳士淑女的白布餐桌，將葛福萊領到一間門口站著一位穿金絲馬甲的茶房的包間前，領班用手指節輕敲門上的彩色玻璃拼塊。

“請進。”

葛福萊走進包間，領班在他身後無聲地關上門，將餐廳大廳裡的喧鬧關在門外。

主人皮爾斯從已擺滿銀質餐具的餐桌後，站起來同葛福萊握手，然後兩人一起坐下。茶葉商人皮爾斯年近六十，同葛福萊一樣也是個高個子，但是紅通通的臉上滿是肉，頭髮稀得很厲害，給人以原則性很強的感覺。他從1911年選入工部局董事會，1913年起選為董事會總董至今，是六十多年來公共租界裡當選最久的總董。

看到餐桌上擺著三副刀叉餐具，葛福萊明白還有一位客人未到。

“要不要先喝點什麼？”皮爾斯問。

葛福萊搖搖頭，“我不渴。”

“你怎麼經得起這兒開胃酒的引誘呢？還有一位客人，愛德華裡德立先生，要過半小時後才到，我們先喝點開胃酒。茶房！”

皮爾斯喊門外的茶房進來，點了兩份開胃酒和一份開胃菜：熏鮭魚。

皮爾斯向葛福萊解釋為什麼他今天邀請葛福萊比另一個客人早來半個小時赴餐的理由。

袁世凱死後的北京政府最近決定站在英法一邊向德奧宣戰參加歐戰，這對深陷在戰爭中三年多的英法政府來說，無異是件喜事。北京政府答應輸送十萬中國勞工赴歐前線修建工事，對依靠壕溝生存的上百萬盟軍來說，不亞於送來一份及時大禮。但是，這個世界上沒有白吃的午餐，作為交換，北京政府提出重新談判西方列強自前清《江寧條約》以來在中國得到的各種特權，也就是說要減低一些特權，或收回一些特權。北京政府特地委任前駐德國大使楊晟為外交部江蘇交涉員，跟各國駐上海領事團討論如何擴大華人參加租界的管理問題。

對此，英國駐上海總領事法磊斯的意見是什麼呢？

法磊斯總領事希望在英國對華政策作全面改善的調整這個大背景下，作好和江蘇交涉員楊晟的會談。事關上海公共租界，究竟該修改哪些特權，具體事項由上海西人納稅人會議來決定，因為上海西人納稅人會議是租界的民選立法機構。

跟北京政府的交涉要求平行發生的是，上海華人各界上層人士自發的請願打著“無代表不納稅”的口號，要求參加租界的市政管理。這種請願的實力來源於華商的納稅能力已經超越洋商，請願的口號是同西方人有長期來往的華人牧師、律師、文化人士從西方搬來的。

華商的納稅能力是華商的最強後盾。皮爾斯看了幾十份書面報告，聽取了各主要行政部門負責人的口頭報告，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令人更意想不到的，有小部分洋人，同情並參與了華人的請願，希望將一份讓華人在租界參政的提案，交給上海西人納稅人會議表決。

“誰是那些洋人？”葛福萊問。

“我們正在等待的下一位客人裡德立先生。請。”皮爾斯舉杯作了一個要碰杯的動作。

“請。”葛福萊碰杯後，手懸在空中，沒有喝酒，等待皮爾斯繼續講下去。

“葛福萊律師，我請你先來三十分鐘，就是要先跟你打個招呼，請你思想準備一下，待會兒怎麼從法律層面評估裡德立先生的要求，然後坦率地告訴我和裡德立先生，他究竟應不應該向上海西人納稅人會議提出這樣的提案。”

“我能問一下閣下目前心中的態度嗎？”

“我是反對華人參政的。華人在租界的成功得益於我們洋人帶來的制度，華人本身並沒有建立和維護這種制度的能力。如果讓華人參與管理這種制度，十有八九，會把這種制度搞亂搞壞。常言說得好，背叛你的人就是你為之付出最多的人，搞垮你的人就是因你的拉拔而致富的從前的窮人。當然，這僅僅是我個人的見解，是沒有證據的第五感。待會兒，

德高望重的裡德立先生來了，就會把我的立場駁得一敗塗地。這就是為什麼我今天請你來，想用你大律師的專業知識，作個裁判。”

皮爾斯用“德高望重”來形容下一位客人裡德立先生不是客套話。愛德華裡德立，一個成功的洋行商人，曾經是工部局董事，已經來上海生活三十多年，他的中文在洋人圈子裡是出名的好，因此跟華人打交道的重大事件都免不了他的參與。1903年，在審判革命黨《蘇報案》的案件裡，他曾當過偏向被告革命黨人章太炎的証人；1905年，租界華人因不滿會審公廨的英國會審官過度干涉華人辦案而舉行大規模罷市，他同華商領袖出面調停，恢復開市；1911年，他被各方選中，以商人代表的身份跟各國外交官一起列席中國內戰雙方的和談，達成清帝遜位實現共和的歷史性協議。這樣一份亮麗的履歷，給裡德立在西人納稅人會議和工部局裡贏得了“德高望重”的稱號。因此，由於他的參與，提議華人在租界參政的提案，具有工部局董事會不可輕視的份量。

皮爾斯和葛福萊喝完一輪開胃酒時，裡德立來到了包間。

裡德立五十五歲，頭髮已經全白，眼睛下的眼袋飽滿，腰杆卻依然挺拔，身材瘦削，穿著裁縫定制的西裝套裝，顯得絕不讓歲月摧殘身板的不服老態度。他走路有點瘸，那是在一次騎馬時摔壞小腿落下的。

皮爾斯為了營造盡量輕鬆的氣氛，把工作午餐當成老友聚會，經驗告訴他這樣辦，正題的討論會更有成果。

“點些什麼菜呢？茶房！”皮爾斯再次召入茶房。

主賓三人在茶房的推薦下點了焗鵪鶉、黑椒雪魚、匈牙利燜牛肉三道主菜和腌茄子、雞尾蝦等配菜，外加紅葡萄酒和雪俐白酒。

進餐的時候，主賓三人聊得很起勁，從對下一季馬賽的預測、永安公司的開業盛況、西班牙爆發流感、到英國成立世界上第一支獨立的空軍部隊對歐戰的影響，無話不談，就是沒提華人參政的提案。

餐後，茶房端來紅茶咖啡，主人向客人們敬上古巴雪茄。

透過藍白色的煙圈，皮爾斯仔細打量了夾在兩指間的雪茄，然後漫不經心地問：“愛德華，聽說你在起草讓華人朋友參加工部局管理的提案，能不能在這兒跟我和葛福萊律師分享一下提案的具體要求？”

“工部局董事會增加三個董事席位，給華人擔任。”

“為什麼是三個席位？”

“上海最大的三家華人團體：上海總商會、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上海同業公會，一家一席。”

“租界已有七十年，工部局已有六十四年，一直是洋人管理，請問，好端端的，為什麼要華人加入管理？”

“在回答你的問題前，我能問你兩個問題嗎？”

皮爾斯向裡德立認真地點點頭，“請。”

“今天租界裡大約有多少洋人？”

“兩萬人，其中五千是英國人。”

“三年前，工部局董事會成員都是英美人，為什麼現在董事會裡有一位日本董事石原先生？”

“因為現在租界裡的日本居民超過七千人，是租界裡最大的僑民團體，工部局董事會應該有反映日本居民的聲音。”

“租界裡的華人居民超過七十萬人，工部局董事會不是更應該有反映華人居民的聲音嗎？這就是我要向西人納稅人會議提出讓華人參政的理由。”

“葛福萊律師，您覺得理德立先生的提案如何？”皮爾斯問。

“既合情，又合理，但是不合法。”

“能不能講得詳細些？”

“上海租界是前清政府同意永遠租給洋人，也就是非華人，居住的地方，前清政府跟洋人外交代表簽訂的兩個《上海土地章程》就是設立上海租界的法律根據。現在的中國政府，無論是北京的北方政府，還是廣州的南方政府，都繼續承認這兩個文件。所以，從法律層面來講，華人根本無權在租界居住。那麼，為什麼今天的上海租界裡有那麼多華人呢？那是因為租界以外的地區戰亂頻繁，我們洋人出於人道主義，同意讓華人躲避戰亂到租界居住，福建人小刀會鬧事的那會，一天裡就有兩萬華人逃入租界。時間久了，就形成租界裡有七十萬華人居民的局面。盡管如此，並不能改變華人無權在租界居住的法律地位。既然無權居住，又怎麼能參加租界的行政管理呢？”

皮爾斯聽到這裡，放下雪茄，手掌向上，兩手向裡德立攤開，意思是，聽清楚了嗎？您的提案不合法，收回提案吧。

“我覺得不給華人參政才是不合法，”裡德立毫無退縮地回答。“即便是出於人道主義，華人在租界已經生活了將近七十年，已經構成事實的居住權，他們跟日本僑民一樣，是我們英美僑民的生活伙伴。不給華人參政，顯然違背《大憲章》裡‘無代表不納稅’的原則，《大憲章》是我們英國人七百年前從國王手裡贏得的，違背《大憲章》就是不合法，讓華人參政，恰恰是糾正這種不合法。套用一句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的話：‘誠實有時會帶來痛苦，甚至危險，所以我們常常不把真相和盤托出。但是，我們也不會完全說謊。我們從來也沒有做過這樣的事，就是把伙伴當成傻瓜，冒天下之大不韙，把黑的說成白的。’如果我們在租界裡對華人朋友說華人參政不合法這樣的混話，那麼整個華洋雜居建立起來的互相信任，就會土崩瓦解。”

裡德立越說越激動，喝酒後的臉色漲得更紅，和披下前額的白發，剛好形成紅顏白發。皮爾斯趕忙倒了一杯錫蘭咖啡，遞給裡德立，借此緩和一下氣氛。

但是裡德立並不領情，他輕輕推開咖啡，繼續講下去：

“我清楚的很，你們兩位心裡以為我是個不切實際的道學家。其實，讓華人參政，有

非常現實的好處。頭一條，就是以答應華人參政為條件，要中國政府承認租界周邊越界筑路的地區成為租界的一部分。你們兩位不會介意我在這裡回顧一下多少地皮牽涉在越界筑路這件公案裡吧？”

不等皮爾斯和葛福萊表態，裡德立就如數家珍般地列舉十幾年來租界周邊越界筑路的地區：滬西方面，修筑了白利南路（長寧路）、虹橋路、羅別根路（哈密路）、勞勃生路（長壽路）、膠州路、憶定盤路（江蘇路）、康腦脫路（康定路）、新加坡路（余姚路）、大西路（延安西路）、愚園路、地豐路（烏魯木齊北路）、檳榔路（安遠路）、開納路（武定西路）、華倫路（古北路）、呂西納路（利西路）；在滬北方面，修筑了江灣路（東江灣路）、赫司克而路（中州路）、北四川路（四川北路）、歐嘉路（海倫路）、寶樂安路（多倫路）、施高塔路（山陰路）、狄思威路（溧陽路）、黃陸路（黃渡路）、白保羅路（新鄉路）。在這些地區，工部局已設置巡捕，並向那些使用租界自來水的用戶收取水捐。

“難道還有比把這些地區正式納入租界更現實的好處嗎？”裡德立喝了一口咖啡，給自己一個喘口氣的機會。

“我不想反駁，閣下講到的這些好處是顯然的。我最大的顧慮是，華人加入董事會，參於工部局的管理，會把租界搞亂，把租界搞得跟租界外的華界那樣糟糕。租界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洋人租到的是一塊不到一英裡的沼澤地，現在，上海是世界上第七大港口。這個奇跡是我們洋人創造的，不能讓華人重新毀了。”皮爾斯終於表明態度。

對於總董皮爾斯的意見，裡德立沒有馬上反駁。他點燃皮爾斯放在他桌前的古巴雪茄，很享受地吸了幾口，然後用牙簽捅了捅雪茄的尾端，才開口說：

“如果要在租界參政的華人是北京或廣州派來的官僚，我會有閣下同樣的顧慮。但是，今天要求參政的那些華人是已經在租界生活了幾年乃至十幾二十年的華人，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些華人，通過切身生活體驗，接受我們洋人潛移默化的熏陶，他們的文明程度跟租界外的華人相比，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今天租界裡哪家洋人

當老板的工商業裡，董事會裡沒有華人董事？地產公司方面，英商業廣房地產有限公司（Shanghai Land Investment Co. Ltd），英法產業有限公司（The Anglo-French Land Investment Co. Ltd）；保險公司方面，永明人壽保險公司（Sun Life Assurance Co. of China），永年人壽保險公司（China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Ltd）；紗廠方面，租界裡最大的儀和洋行楊樹浦紗廠，裡面的華人董事或經理都是有職有權，從來沒聽說過，這些企業被華董搞亂搞垮。有這些活生生的例子撐腰，沒有理由害怕華人進入工部局董事會，就會把工部局搞亂搞垮。你們覺得，我說錯了嗎？”

皮爾斯和葛福萊不吭聲。裡德立決定把自己的觀點再放大一點，“不要輕視文明熏陶的力量。拿租界周邊的那些華界來說吧，同租界相比，華界無論在衛生、治安方面都差很多。但是，把那些華界同內地從未和西方文明接觸過的中國城市相比，衛生、治安方面不知道要強多少倍！這就是西方文明的力量。包括租界裡華人要參政的要求在內，都是華人以我們洋人為榜樣，有樣學樣的必然結果，而不是要把租界往下拉向華界的水平，這是顯而易見的。”

裡德立用手做了一個往下拉的動作來結束他的宏論。

皮爾斯求援地望著葛福萊，仿佛在說：聽到了嗎？我早跟你說過，老先生裡德立會把我駁得一敗塗地。

“既然是華人跟我們學習，那麼學生跟老師是不該平起平坐的。讓華人成為工部局的董事，就是跟我們洋人平起平坐，你們說對嗎？”葛福萊問。

“對，對，”皮爾斯高興地接過話題。“作為終極目標，我不反對華人在租界參政。但是，現階段來說，華人參政時機還未成熟。愛德華，你的提案能不能攔一下，等幾年再說？”

裡德立放下雪茄，推開咖啡，露出一股沮喪的神氣。他嘆了口氣說：“既然商家能接納華董，把生意做得更好，為什麼工部局不能接納華董，把市政管理得更好？洋人包辦工

部局董事會的日子早晚會過去，為什麼你我不能豎起一座華洋合作新的裡程碑呢？”

“裡德立先生，華洋合作不見得一定要從華人進入工部局董事會做起，對嗎？”葛福萊想出了一個對付裡德立的點子。

皮爾斯聽出話裡有話，忙問：“大律師有什麼好方案？”

“我同意裡德立先生對華人參政的積極意義。我覺得，讓華人參政，不僅使我們可以借機跟中國政府談判讓越界筑路地區正式納入租界，而且對付租界裡日益增多的工潮，由華人出面跟華人溝通，效果更好。同樣，我同意總董先生對華人參政的顧慮。畢竟，在租界生活多年的華人，他們的文明程度，夠不夠格當工部局董事，誰能打包票？看看日本人，日本國的文明程度遠遠高於中國，但是，他們在工部局董事會裡才佔居一席，而中國人一上台，就要三個席位，似乎有點過份。”

葛福萊停頓一下，目光從皮爾斯臉上掃到裡德立臉上，確定目前為止，自己的話沒有引起任何一方的反感，便繼續說下去：

“拒絕華人參政，無論從道義、公正、實惠，以及法磊斯總領事那方面來講，都不好交待。答應華人進入工部局董事會，一步到位，又顯得太魯莽、風險太大。所以，我的建議是讓華人給工部局董事會或西人納稅會議當個什麼顧問之類的工作，使華人的聲音在更高的層面能聽到，使華人感到即使他們不能參與工部局董事會的決定，至少他們的意見可以影響工部局董事會的決定。。。 ”

說到這裡，葛福萊又停頓下來，等候皮爾斯和裡德立的反應。

“然後呢？”裡德立問。從口氣裡聽得出沒有反對的意思。

“然後，通過這種顧問形式，觀察華洋之間的互動情形，以及中國政府與西方政府的關係如何發展，再決定是把華人參政繼續往前推進呢，還是原地踏步到此為止。總之，我的建議是把穩健和希望揉和在一起，既滿足裡德立先生的美好願望，又消除皮爾斯先生的顧慮，兩位覺得怎麼樣？”

“華人最後能成為有表決權的工部局董事會董事嗎？”裡德立問。

“華人當顧問，就是開往當董事的起點站，這樣說法，是不是更容易接受？”

“愛德華，請相信我的話，我不反對華人參政最後當選工部局董事會董事。我們的分歧僅僅在於這麼做的時機何時成熟。大律師的建議，我覺得值得考慮。”

裡德立微微點頭。

皮爾斯趁熱打鐵對葛福萊說：“請大律師為西人納稅人會議草議一份提案，提議邀請華人當西人納稅人會議或工部局董事會的顧問。華人顧問的資格、權限要寫清楚，拜托了。”

裡德立聽得很仔細，補充了一句：“如果我不滿意大律師的提案內容，我保留向西人納稅人會議提出推選華人當工部局董事的權利。”

“你有權利這麼做。”皮爾斯口氣輕鬆地回答。他心裡明白，有了葛福萊那份讓華人當顧問的提案打先鋒，裡德立再要提議推選華人當工部局董事，在西人納稅人會議得到表決通過的機率為零。

賓主三人在愉悅的氣氛中結束了工作午餐。